

國家圖書館藏

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

綫裝書局

坡仙遺事

婺源秋圃黃輝輯



巖下放言曰蘇子瞻好謔一日與客集有論林和靖詩偶儷精切如用古人不獨取以相對雖其姓名之字亦欲相對如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年有衛青之類子瞻曰吾近得一對但未有有用處或問之曰韓玉汝正可對李全吾聞者皆大笑唐人記有問東方虬何以名虬曰且要數百年後對西門豹正此類耳今日有客來云顯官張九成輕薄

子或以對柳三變亦的對也

幕府燕閒錄云子瞻學士少時夢謁于公府主人紫衣面赤而多髭謂軾曰君是大吳覺以告父弟皆不悟也是時子瞻年十四歲後十四年舉賢良中選詣御史臺謝知雜王綽既入門儼如夢中視綽乃夢中人也既坐謂子瞻曰君是大吳兄弟相顧而笑因請其故綽曰前日賢良就試綽典彌封以大吳為卷號是時意君第一今則果然亦問其笑乃以夢告賓主大歡久之

晉人清言實生於老易機鋒逗漏一一具禪悅味至宋有坡公蘇門四學士外復有老米宋人風流盡在於是而傳衣付法則坡公提倡綱宗也其妙處皆從文字入禪復以禪游戲文字暮鼓晨鐘自足發人深省陳言諺語亦可暢彼沉迷予生平酷愛公筆墨凡本傳外紀以及稗官野史詩文全集所未錄者無一不筆之於書積成數十卷蓋聚於所好然也同年楊蒼裳農部評予詩云信手拈來俱成妙諦君如坡仙深於禪理也予抗塵走俗於

何處覓公鼻孔耶一日刻秋圃叢鈔恨不能全載每一韻事一雋語或詳或略莫不秘諸枕中以為談助昔張無垢有言讀書須置活古人於胸中此活東坡也又何必如吾家文節公欲乞李伯時作一子瞻像會聚時開置席上而藍輿白晝驛路青燈一展卷而如見其人如聞其語便可當數則玉塵清談洗却胸中俗塵萬斛亦聊為破寂之編云嘉慶辛未新秋老圃黃輝序

墨莊漫錄云宣和間有旨蘇軾追復職名時衛仲達達可當行詞同列戲之云達可宜刻意為此詞蓋須焚黃耳聞者莫不大笑

又云揚州產芍藥其妙者不減於姚黃魏紫蔡元長知維揚日亦效洛陽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州人病之元祐七年東坡來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判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王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朵吏緣為姦乃揚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公之為政惠

二

民率皆類此

甲申雜記云趙挺之御史彈魯直除右史不當御史中丞孫覺之壻戶部尚書李常之甥左司郎中黃廉之姪翰林學士蘇軾歌笑詼諧之友

隨手雜錄云子瞻自杭召歸過宋語余曰在杭時一日中使至既行送之望湖樓上遲遲不去時與監司同席已而曰某未行監司暮可先歸諸人既去密語子瞻曰某出京師辭官家官家曰辭了孃孃了來某辭太后殿復到官家處引某至一櫃子

旁出此一角密語曰賜與蘇軾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賜乃茶一斤封題皆御筆子瞻具劄子附進稱謝至宋語余曰且教子由伏事孃孃我小使頭出來自家門打一解哲宗眷遇如此後為大臣讒逐至貶海島命矣

貴耳集云蜀有彭老山坡生則重坡死復青

當時新法之行東坡力爭不勝擾擾垂二十年天下幾危溫公革弊一新而呂大防劉摯調停之說起賴濱爭之又四年李清臣紹述之說起新法復

三

行賴濱爭不勝天下事去矣二公議論關係之大

若此其文章聲望兒童所共知此不暇復論云

梁師成稍知書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已任四方名士必招致門下王黼父事之稱為恩府雖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

坡族孫元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方用事自言為軾外子因緣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答遂為言者

以家世坐累

坡紹聖初謫英州貶惠州遷儋耳徽宗初徙康永獨子過侍之凡生理所須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坡公見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坡建中靖國初卒於常州過葬坡汝州郊城遂家潁昌自號斜川居士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云本傳陳氏曰過號小坡坐黨家不得仕進蘇東坡詩軟蒸飯爛煮肉溫羹湯厚糴稌少飲酒惺惺宿緩緩行雙拳曲虛其心實其腹喪其耳忘

四

其目久久行金丹熱

飲酒說嗜飲酒人一日無酒則病一旦斷酒酒病皆病謂不可斷也則死於酒而已斷酒而病病有時已常飲而不病一病則死矣吾生平嘗服熱藥飲酒雖不多然未嘗一日不把蓋自去年來不服熱藥今年飲酒至少日日病雖不甚大害然不似飲酒服熱藥時無病也今日眼痛靜思其理豈或然耶

與范子豐書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

傳曰曹公敗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喜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涌大魚皆出上有鴈鵲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范子豐兄弟來遂書以與之與滕達道近得筠州舍弟書教以省事若能省之

五

又省使終日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樂殆不可名此法奇絕惟不肖與公共之與劉貢父書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有佳思也人情責望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間闊身事持有此耳願更着鞭區區之禱也

與王定國書某啟楊州有侍其太保者官於瘴地十餘年北歸面色紅潤無一點瘴氣只是用摩脚

心法耳此法定國自己行之更請加工不廢每日
飲少酒調節飲食常令胃氣壯健安道軟朱砂膏
某在湖州服數兩甚覺有益到彼可久服子由昨
來陳相別面色殊清潤目光炯然夜中行氣臍腹
間隆隆如雷聲其所行持亦吾輩所常論者但此
君有志節能力行耳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
狸射干之流願深以道眼看破此外又有一事須
少儉嗇勿輕用錢物一是遠地恐萬一闕乏不繼
二是災難中節用自貶亦消厄致福之一端所懷

千萬書不能盡一二也

六

與李公擇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
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真
可謂淡而有味者

答秦太虛黃州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
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
能為殺鷄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
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醲柑橘枰柿
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

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羊麋鹿如土魚鱸不論錢
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
曹官數人皆家善庖膳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
事豈不既濟矣乎

與李公擇比日起居何如秋色佳哉想有以為樂
人生唯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美無如此
節者矣

答秦太虛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
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

七

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挂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批
取一塊即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
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
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
無一事

與賈耘老書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
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
矣僕當閉戶不出公當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
不罪見滕公且告為卑末送相子來揚州

啓李端叔去歲在廣州孫叔靜云端叔一生坎坷晚節益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

與程正輔某親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甚安之未說妙理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

與米元章某啟嶺外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今真見

之矣餘無足言者

與毛維瞻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愧想當一笑也

與蒲傳正書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卑意亦深以為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簷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

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縱不以鄙言為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坡公謫居海南憂讒畏譏嘗曰往來書疏如山並不裁答亦一樂也

與王彥書軾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汨沒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生事蕭然無一物大略似行脚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斷葷血鹽酪日食淡麵一斤而已非獨以愈疾實務自枯槁以求寂滅之樂耳

九

與鄉人某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後生皆不識面墳墓手種木已徑尺矣此心曷嘗一日忘歸哉久放山澤乍入朝市張皇失次觸目非所好也

與子由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此外萬端皆不足介懷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吾作樂事也

與參寥子書某啟專人來辱手書並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慰喜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

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略只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住一箇小村院子折足鐺中器糲米飯便喫過一生也得其餘瘡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瘡氣又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合千萬為道自愛

書四通贈張鶚張君持此紙求僕書且欲發藥不知藥君當以何品吾聞戰國策中有一方吾嘗服

十

之有效故以奉傳其藥四味而已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夫已飢而食蔬食有過於八珍而既飽之餘雖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若此可謂善處窮者矣然而於道則未也安步自佚晚食自美安以當車與肉為哉車與肉猶存於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書淵明羲農去我久詩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

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題淵明詠二疎詩此淵明詠二疎也淵明未嘗出二疎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書淵明乞食詩後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口頰也哀哉哀哉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生前聲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士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解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時今日忽淒風微雨遂御袂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為惕然也

對韓柳詩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為碧玉簪柳子厚云海上海山若劍鋌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相計會好做成一屬對東坡為之對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鋌山此可編入詩話也

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趨之余在許昌見子瞻諸子因問其法其季子過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儋耳無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為煤中夜遺火幾熱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和取牛皮膠以意自和之不能挺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是謝去蓋別後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衡今在錢塘竟以子瞻故售價數倍於前然衡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僅上下也

十一

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棋喫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林逋亦嘗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著棋

書司空圖詩司空圖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於味外綠樹連村暗黃花入夢稀此句最善又云碁聲花院靜幃影石壇高吾嘗游五老峰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

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書李簡夫詩集後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鷄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李公簡夫以文學政事有聞於天聖以來而謝事退居於嘉祐之末熙寧之初平生不眩於聲利不戚於窮約安於所遇而樂之終身者庶幾乎淵明之真也熙

十二

寧三年軾始過陳欲求見公而公病矣後二十年得其手錄詩七十篇於其孫公輔讀之太息曰君子哉若人今亡矣夫元祐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書王石草書王正甫石才翁對韓公草書公言二子一似向馬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公為解之若非妙手不敢向馬行頭吹也熙寧元年十二月晦書

題李十八淨因雜書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武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

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如何僕答云
可作秦吉了也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
子瞻書

題劉景文所收歐公書處處見歐陽文忠書厭軒
冕思歸而不可得者十常八九乃知士大夫進易
而退難可以為後生汲汲者之戒元祐五年三月
八日偶與揚次公同過劉景文景文出此書僕與
次公皆文忠客也次公又効其抵掌談笑使人感
嘆不已

十四

書舟中作字將至曲江船上灘歌側撐者百指篙
聲石聲聲然四顧皆濤瀨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
少哀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一事
孰與且作字乎

泗岸喜題謫居黃州五年今日離泗州北行岸上
聞騾馱鐸聲空寵意亦欣然蓋不聞此聲久矣韓
退之云照壁喜見竭此語真不虛也然吾方上書
求居常州豈魚鳥之性終安於江湖耶元豐八年
正月四日書

書遺蔡元元僕閒居六年復出從任自六月被命
今始至淮上大風三日不得渡故人蔡元元來船
中相別元元眷眷不忍歸而僕遲回不發意甚願
來日復風坐客皆云東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兒遽
延避學愛其語切類故書之以遺元元為他日歸
休一笑

記故人病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二鼓後故人有
得風疾者急往視之已不能言矣死生陰陽之爭
其苦有甚於刀鋸木索者余知其不可救嘿為祈

十五

死而已嗚呼哀哉此復何罪乎酒色之娛而已古
人云甘嗜毒藥戲猛獸之爪牙豈虛言哉明日見
一少年以此戒之少年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色
固吾之所甚好而死生疾痛非吾之所怖也余曰
有行丐於道偃而號曰遺我一盃飯吾今以千斛
之粟報子則市人皆掩口笑之有千斛之粟而無
一盃之飯不可以欺小兒怖生於愛子能不怖死
生而猶好色其可以欺我哉今世之為高者皆少
年之徒也戒生定定生慧此不刊之語也如有不

從戒定生者皆妄也如慧而實癡也如覺而實夢也悲夫

祿有重輕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為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有久不第者亦効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吾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甕黃齏無處消破耳

德有厚薄杜黃裳少年好行陰德見枯骨輒葬之鬼輒報德或獲寶劍或獲藏鏹士有效之者雪中

十六

見一枯骨質衣而葬之忍寒至三更鬼嘯於簷曰秀才秀才會唱涼州伊州否僕是開元中舞旋色待與秀才舞箇曲破聊以報德

記先夫人二紅飯語今年收大麥二十餘石賣之價甚賤而粳米適盡乃課奴婢舂以為飯嚼之噴噴有聲小兒女相調云是嚼虱子日中飢用漿水淘食之自然甘酸浮滑有西北村落氣味今日復令庖人雜小豆作飯尤有味老妻大笑曰此新樣二紅飯也

歐陽文忠公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變文格蓋至日晨猶有喋喋弗去者過哺稍寂矣方與諸公飲酒賦詩士又有扣簾者梅聖俞怒曰讀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鵲袍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為一事或二事唯先生幸教之觀者闕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他日每為學者言必感額及之一時傳

十七

以為雅謔余按東齋記事指為楊文公而徒問其為幾時人歲遠傳疑未知孰是然是舉也實得東坡先生識者謂不啻足為詞場刷恥彼士何嗤

王荊公居鍾山有客自黃州造訪公問曰子瞻近日何作對曰曾醉卧臨皋亭起而作寶相記千餘言但點定一兩字耳副本適在舟中公立索至從月下展讀嘆曰子瞻人中龍也

貧當谷在洋縣文與可作亭谷中蘇子瞻寄詩云料得清貧饒太守渭川千畝在胸中是日與可同

內人游北燒筍晚食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賈收字耘老烏程人能詩喜飲酒蘇東坡嘗遺書云念處士貧甚為作古木怪石一紙每遇飢時輒一開看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可令雙荷葉收貯須添丁長付之也雙荷葉耘老侍姪添丁耘老子

蘇東坡以別駕安置儋州初至僦官舍以居有司謂不可遂買地築室僦人運石畚土助之日與幼

大

子過讀書自娛時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有饁煩年七十餘謂曰內翰昔日榮貴一場春夢耶軾大然之因呼為春夢婆

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生平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蔥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衲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

蔬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

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千錢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恒不敢食肉祇是喫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釀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

十九

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霏屑集載東坡題歸湖圖詩功成不受上將軍一舫東歸笠澤雲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更迷君又趙松雪題戲妻圖詩相逢桑下說黃金料得秋胡用意深不是別來渾未識黃金聊試別來心二詩無中生有死中求活善於出脫人罪議論人物者當以為法

又有書杜少陵詩於壁者內林花着雨胭脂下一字偶為蝸涎所蝕蘇子瞻黃魯直秦少游佛印見之都不記憶思一字補之子瞻云潤字魯直云老字少游云嫩字佛印云濕字覓集觀之乃落字也何等自然各相嘆服今人讀少陵詩一句一字可不深思玩味哉

又蘇叔黨過坡公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蒞正定赴官次河北道過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

子

乎吾即其子也肯隨爾輩求活草間乎通夕痛飲翼日視之卒矣惜乎世罕知其節者

蘇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游我夢扁舟浮震澤之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稱為吾家養直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辭師川赴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咲視師川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直墨跡云後湖胸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

皆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利及人區區奔走老死塵埃不如學蘇養直

東坡教諸子作文或辭多而意寡或虛字少實字多皆批諭之又有問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間種種物有之欲致而為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為我用作文先有意則經史皆為我用大抵論文以意為主今視坡集誠然

米元章書自得於天資然自少至老無停筆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乃已元祐末

主

知雍邱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申紙共作字一二吏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携去俱自以為平日書莫及也

蘇子瞻獄中寄子由詩二首不載集中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鷄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恃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

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蔣侍郎堂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略曰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彞處也世言文公為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

主

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於公者亦固多矣片紙折封尤見前人至誠相與也

東坡嘗對歐公誦文與可詩曰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歐公咲曰與可無此句與可拾得耳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公之妙詩尤精切戲作鶯絲詩曰頸細銀鈎淺曲脚高綠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東坡曰世間之文字未有無對者如因事當時為

之語曰劉黃下第我輩登科則其前有曰雍齒且侯吾屬何患太宗曰我見魏徵常嫵媚則德宗乃曰人言盧杞是姦邪

少游調雷懷愴有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魯直謫宜殊坦夷作詩云老色日上面懽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簾六尺床無客白日靜有風終夕涼少游鍾情故其詩酸楚魯直學道休歇故其詩閒暇至於東坡南中詩曰平生萬

主

事足所欠惟一死則其英特邁往之氣不受夢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為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于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云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為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為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墳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

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
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飢色餓於首陽
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
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
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為人
也故人大咲而去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荅書云新詩篇篇皆老拙此
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
而咲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且權攝耳

五

東坡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忽見一虎來噬公方
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公叱虎使去明日
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
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術也道士惶駭而退
東坡至黃州邀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
東坡曰豈非以身世為傳舍相戒乎因贈以詩未
云士廉豈識桃推妙妄意稱量未必然此蓋用朱
桃推故事也高士廉備禮請見與之語不荅瞪目
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

簡條目州遂大治東坡用事切當如此皆取隱士
相見不言之意也

東坡云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脚色二對無
復加也又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為郎憔悴却羞郎
亦的矣余詩中有青州從事對白水真人公亟稱
之云二物皆不道破為妙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為換鵝字韓宗儒性
饕餮每得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
名二文書為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

五

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
庭下督索甚急公咲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誦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
南遷二友予讀宋玉津尚書雜詩有云坐卧將何
物陶詩與柳文則前人蓋有與公暗合者矣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
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
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
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

以養財

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明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相召與飲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詞云春庭月午搖落春醪光欲舞步轉回廊半落梅花婉婉香輕烟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共離人照斷腸

三

宋鄭景望蒙齋筆談云孔子言仁者靜智者動吾觀自古功名之士類皆好動不但興作事業雖起居語嘿之間亦不能自己王荊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即行在鍾山騎驢日過野人家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置石蓮百許枚几案上咀嚙以運其思過盡未及益即嚙其指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糴入其產室故小字糴郎蘇子瞻性亦然在黃州布衣芒屨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為娛樂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

乘輿或入旁郡界經宿不返晚貶嶺外無一日不遊山晁以道嘗為余言頃為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塘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所張鍾隱雪雁畫欲為題字而掛適高不能及因重二桌以上忽失脚墜地大笑二公皆天下偉人蓋知者爾吾頑惰非二公比自得此山樂其泉石欲為藏書之所旦携數僕夫荷鋤持畚平夷澗谷搜剔磊竇雖風雨不避旁觀以為為勞而余寔未嘗倦殆役於物耶新居將成頗亦有警夫仁知性之成德由是以入聖

五

雖動其何傷其必有以養之而後不至於弊因榜其廳事東西兩齋曰近仁曰近知而廳曰樂壽非曰能之蓋雖老猶將學焉又以戒為子孫者呂周輔言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還相遇於梧藤間道旁有鬻湯餅者共買食之痛惡不可食黃門置箸而嘆東坡已盡之矣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欲咀嚼耶大咲而起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但飲濕法也

東坡嘗稱陳師道詩云凡詩須做到衆人不愛可

惡處方為工今君詩不惟可惡却可慕不惟可慕却可妬

坡詩中有南漪亭詠南漪之名甚奇昔有人讀晉書坡公問曰尋得幾個好亭名名佳者亦自難得也

嘗有人問於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過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

主

而莫禦焉虞邵菴常舉以教人誠讀書之良法蘇東坡洗兒詩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揚月湖康反其意曰東坡但願生兒蠢只為聰明自古多冤我生平愚且魯生兒那怕過東坡雖近于游戲總不如少陵所云有子賢且愚何必掛懷抱為曠達也

東坡云有人經患難死中得活抵三十年脩行又曰人至中年何事不有功名早父母受其福

功名晚百姓受其福

語林蘇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人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是一碟鹽一碟生蘿蔔一碟飯貢父大笑久之一作黃山谷以簡招坡吃晶飯坡不復省憶比至赴食見設工所設惟蘿蔔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為晶援箸食之幾盡而去後數日坡亦召貢父食晶飯貢父知其戲不知所設何物及往談論過午並不設食貢父飢甚索食坡云少

主

待如是再三坡答如故貢父曰飢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蓋蜀音謂無曰毛非羈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設饌抵暮乃去

東坡述懷行香子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似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取天真不如歸去作箇閒人背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南岳李岩老好睡眾人食罷下棋岩老輒就枕聞

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脚棋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無無一物永叔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世換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蘇東坡開湯村運鹽河中督役詩云居官不任事瀟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焚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淅然淋衣纓人如鴨如猪投泥相踐驚下

三

馬荒坡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淺辱豈失泥中行寄與故山友慎勿厭藜藿

趙雲子畫筆略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託於稚陋以戲侮來者此抑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者蜀人謂狂雲猶曰風雲耳

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墨固無恙可為好

事者之戒蘇文忠公詩非人磨墨磨人亦此意也

邵氏後錄云山谷几間小錦囊中有墨半丸潘谷隔囊手之曰天下之寶也出之乃李廷珪墨又一囊有墨一丸谷手之嘆曰今老矣不能為也出之乃谷少時所作墨其藝之精如此

錦繖夫人沈氏西涼人陳高州太守馮寶妻隋初平陳嶺南共推沈氏為主保境拒守既而降隋厥後高州刺史李遷仕及番禺王仲宣等反夫人又

主

討平之累封熊國夫人卒謚誠敬宋蘇軾詩云馮沈古烈婦翁媼國於茲策勛梁武後開府隋文時三世更險易一心無磷淄錦繖平積亂犀渠破餘疑歲以十一月廿四祭之

賈進士晚年削髮為僧名佛印住持虎邱山寺貫穿六經旁通奧義東坡新任蘇州極惡僧釋佛印竟至府門求見卒入報坡曰好生與他說府尊火正紅卒傳命印曰門外一塊鐵卒再入報坡命之進印立丹墀下放杖作揖坡曰山僧如何揖公侯